

封面1

我的母親

一 儀徵塔

我們從南京出來，順大江東下。江南的山，綿延不絕，漸漸的分不開了。可是江北的蜀岡，自沿江東下，在此已是終點。因此蜀岡的各嶺，格外顯得分明。其優秀處，確切、簡明，真令人覺着幾條線、幾個弧，足夠造成一幅天地。

有方山，有橫山，有奶山，有青山，有光山，有十里長山，有大銅山，有小銅山，有崔家山，有捺山，有耳頂山，有廟山，有白洋山，遠遠地還有盤古山。

滁河在那裏入江。運河在那裏出江。在胥浦龍河之間，自古以來，就有一座城市，現在名叫儀徵。

儀徵城在江邊。滄海桑田，屢經變亂。長江無定，或南或北。江心自不少桂殿蘭宮，與層樓重鎮。而儀徵，位居天長、六合、南京、鎮江、揚州之間，自古爲兵家必爭之地。

明末、史可法守揚州，高傑守瓜州，黃得功守儀徵。清兵不得逞而渡江。儀徵有兩個城：一是宋代真州舊城。現留的鼓樓，即當日之南門。一是現有之今城。殆築於元、明之季。假如我們隨便在城上閒步，目觀紅花芳草，便想到舊時的碧血丹心。

歐陽修寫了一篇東園記。東園，即今之文墩。王安石、黃山谷都詠美真州。而文天祥詩中多難，即難得由京口到真州。

江流滾滾，又有誰能攔得住？多少兒女英雄，隨波濤而東去！

如今真州八景之中，自洪楊以後，「粧樓夕照」是不可得而再見了。當年繁華，皆成灰燼。多少粧樓，都被夕陽化成烟火。片片淒涼，唯有儀徵人纔能覺得！

兵亂前的儀徵，——我的祖母如此說，——萬商叢集其中。尤其是鹽商，富過沈萬三的人都來在儀徵，建築幾座林園，幾幢別墅。夕陽不分貧富，滿照粧樓。佳人來自四方，暗藏金屋。官兒來養老，文人藝士，多寄食於巨賈之家。王漁洋有真州城南天下稀……半江紅樹賣鱸魚……之句。可想儀徵的當年，在神州佔有特殊的地位。

如今呢，一把太平天國火，燒得一個精光。赤裸裸的儀徵，仍在那江邊跳躍。燒而未死的儀徵，也有劉師培、申叔先生來代它吐氣。因為阮元、雲臺先生，是兵亂前的儀徵人。他在中國文壇上，雖有空前的供獻。可是我們兵亂後的人，誰也記不得了！

我現在不去談儀徵學派。雖說與科學方法相近，並且各有短長，可以互相補救。但是赤裸裸的儀徵，却是很富有詩味。

八大景之中，除去可燒燬者而外，尚有西門外的「胥浦農歌」東門外的「新城桃塢」江南山巔的積雪，和北山白沙寺的紅葉。

其餘如資福寺的晚鐘，天池心的明月，都是燬而未燼。寺燬重修，池湮又築。鐘兒，是悠久的。月兒，是長明的。

「泮池新柳」泮池心有堤，名曰瀛洲。堤上有東倒西歪老少成行的柳子柳孫。每逢初春時節，老柳小柳，一齊都成爲新柳。黉宮也新了，孔子自然也新了。時乎時乎，人類的初春，何時到？泮池兒，招來江淮河漢汪泮水，活活潑潑！那座奎星亭的

影兒，橫臥波心，也不住的來敲樺星門。奎官老兒要來替孔聖人請安！

儀徵自有它的短處。然而它的長處，妙不可言的長處，亦非離開了儀徵，不能覺得。歐陽修有出儀真泛大江詩一首云：「孤舟日日去無窮，行色蒼茫杳靄中山浦轉帆迷向背，夜江看斗辨西東；瀟田漸下雲間雁，霜日初丹水上楓；蓴菜鱸魚方有味，遠來猶喜及秋風。」秋風！秋風！伍子胥走了多時，漁丈人桑田滄海，浣紗女猶有雞留山，更有娘娘廟。古村遺念，值得模糊，「掩夫人之壺漿，無令其露耳。」（1）王荆公在此，却要「偷得鍾山隔水看。」這一座寶塔倒却矗立巍峨，明明白白，彷彿說：「我爲大宋救得一丞相，回建大功業，要錢做甚？」真是一「臣心一片磁鍼石，不指南方不肯休！」（2）令人景仰低徊，脫口而出曰：大哉儀徵！

（1）伍子胥再餐而止之時，對浣紗女所說的話。

（2）文丞相天祥渡江詩：「幾日從風北海遊，回從揚子大江頭。臣心一片磁鍼石，不指南方不肯休。」

二 浣紗女

儀徵的烈女傳上的第一名，就是春秋時代的浣紗女。當初伍員，由楚國跑到吳國求援，代父兄雪仇。他走湖北，過安徽，到了江蘇的江北。他的哥哥，即食邑於六合——古棠邑——由六合到儀徵過江。楚兵追蹤而至。伍員急而迷途。適遇一浣紗女。這位溪頭少女，停了手，注了眼，一見是他，從從容容，指示了他江邊去的大道。伍員還是放心不下。怕她竟漂不輟。再聽嘶奔之聲，忽聞撲突之聲，回頭遠望，浣紗女已投溪自盡了。伍員這才放心來，又感又愧！一直向江邊跑了去了！

伍員到了江邊，欲渡無舟楫。忽然江中，遠遠的來了一位漁翁。他就叫他渡他。漁翁也要渡他，却不即渡他。口中唱道：「白日昭昭兮寢已馳！與子期乎蘆之荷！伍員遂藏在曲岸，蘆葦深處。忽又聽漁翁唱出：「日已夕兮予心憂！悲月馳兮，何不渡爲！事寢急兮將奈何！」伍員知道追兵已到，正在四處尋他，漁翁恐怕他們跑到蘆葦深處去尋人。因又歌曰：「蘆中人！蘆中人！豈非窮士乎！」你們不必到那荆棘

叢中去尋人，那裏的人，只有窮士，沒有王孫。追兵走了，天也黑了。伍員安然而渡。中流因感丈人之恩，解佩劍以相贈。既渡，伍員與漁翁揖別。別後，伍員仍是放心不下。回轉頭時，漁翁已投江自盡。

多少英雄，能放心得下？又要多少浣紗女、漁丈人，方能培植一個英雄？只有德國大詩人歌德，說得痛快。歌德、歌德，你這一個名字，是多少無名英雄，男女老少，聖癡賢愚，造成的？

儀徵的英雄，自然是中國的英雄。浣紗女之烈，漁丈人之忠，都來表演朋友之間，相交以信。我中華民族自五典（父子、兄弟、夫婦、朋友、君臣）五禮，立教以來，迄今數千年。其間自不少光榮的歷史（史籍、家譜、地方誌）。究竟我們的本性是如何？浣紗女與漁丈人，是否仍是我們意識中所共有的遺傳？是否仍在我們遺傳中所共有的意識？我們雖受環境的影響，散佈極廣！然而有時，我們追本窮源，只見得我們的祖宗本性，仍是忠烈般要表演出來的！這就是中華民族萬壽無疆的佳兆！

人生不可無情，尤其不可無犧牲爲人之情。漁丈人與浣紗女，不僅在春秋時代有其人，也不僅在中國有其人。陸象山說得好：東方有聖人，西方也有聖人，心同理同！

因此所謂五禮：孝、悌、敬、信、忠，無一非天性中之至情。假如在自私自利者看來，孝子是癡子，信友是愚人；於此必成無情社會，相殺相仇；世界又焉得不大亂？

我的母親，是人中之至情者！

浣紗女之身世，既不可詳；或者我的母親，是古人之影，也未可知！

她的母親，李氏。李氏之母，張氏。張氏之母，亦李氏。

中國家族制度，向重父系，不重母系。父系上可溯至周、秦，比如廬陵、歐陽的老祖宗，是越王、勾踐。再前至夏、大禹。大禹至今，已一百二十世；但攷及母系，至多不過三四代。

晚近人類學，注重遺傳。道德的、精神的、體質的各類的遺傳，往往由二十代前

的老祖宗傳到本身。我們可以推算：我一人，第一代父母二人，第二代父母系四人，第三代八人，第四代十六人，——十六個父母系高祖。——第五代三十二人，第六代六十四人，第七代一百二十八人，第八代二百五十六人，第九代五百一十二人，第十代一千零二十四人。

到了二十代，我本身的祖宗，共計一百零四萬八千四百九十六人。比如孔融是孔子第二十世孫。——以後相去已七百年。現代衍聖公，爲孔子七十七世孫。——孔子不過是孔融一百零四萬八千四百九十六個祖宗中之一個！就是孔子有聖性，當時或者並未傳到孔融身上來。所以孔融能說，父母非爲生我而生我，父母生我者，取樂之果耳。

談到生物的遺傳，母體居多；晚近樓波德拉修，以及吾師巴大庸（2）發明種無性生殖。許多生物，不媾而孕；既孕而產生同種之生物。我在法國蒙白里生物試驗室，曾親得未媾而產之蛙千百頭。無父之蝌蚪兒，跳躍盆中；「天工人其代之」矣！

由此可見父系遺傳力之無，與母系遺傳力之有；父系遺傳力之小，與母系遺傳力之大；父系遺傳力之弱，與母系遺傳力之強。

因此我特詳細申述我母系祖宗之歷史。

我的母親的外祖母，李氏。李氏之夫張式坦，履平先生，他是一位修橋補路的慈善家。

李氏之子，張積中先生。道光六年，以第四名入儀徵縣學。未幾，棄科舉功名之念，偕李晴峯先生，學於周太谷先生之門。

周太谷先生，當時之革命思想家！學主三教同源，力倡「天賦我曰命，父母賦我曰身，合德曰性，性非學不能立，學不習亦不能達，學者格也。」之說。對一般人則曰：我是理學派。(3)

惜乎太谷與康德同時而異地。否則一雙東西聖人，正可同日而語！

康德門人有費修題提倡德意志民族復活。(4)

太谷也有弟子二人：張積中與李晴峯，一稱北聖人，一稱南聖人，南北兩聖人

都主張民族革命

太谷先生死後，門人葬之於儀徵西門外的青山，父子合塚。碧邱濱江，老松對立，大有招來辛亥之象。先生既死，積中先生與晴峯先生遂劃分中國爲南北，共成革命事業。積中先生遂偕眷攜徒，北走山東。咸豐丙辰年客博山，旋轉徙於肥城西之黃崖山，時太平天國奉耶穌爲天兄，洪秀全自稱天王，曾國藩復武昌，太平軍再陷武昌，胡林翼復克武昌，太平軍諸王自相殘殺。積中先生用古衣冠祀孔子，以伏羲、唐堯、虞舜、夏禹、商湯、文王、孔子、顏回、子思、孟子、周敦頤、程顥、程頤、朱熹爲中國民族意識之正統，於大砦山頂築壘城，並引黃河之水環山麓，買弓弩武器以爲軍備，四方來歸者衆，日日衆，日益衆，少年壯士願助攻守。如此十年，咸豐死，同治立，外人常勝軍大破太平，浙江定，四川石達開又被擒，太平天國卒以中國擯棄外教不得同情而失敗，同治甲子，天王自殺，捻子雖起，其勢亦難得成功。山東巡撫閻敬銘慕先生之名，欲投帳下，被拒，反恨先生，遂以積中先生謀反，密奏清廷，詔令討伐。積中先生有戶數百，徒衆數千人，見清兵將至，勸徒衆棄之他去，衆皆曰：先生存，吾輩

存，先生亡，吾輩亡！未幾，清兵果將至。先生顧謂徒衆曰：現有三策，聽汝曹擇之！第一：用此山之兵器，與清兵抗；彼衆我寡，戰而後死。第二：降敵而後死。第三：自殺而死。衆人皆曰：死，死，死，自殺而死！吾人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吾人但願此時，同年同月同日同時死！吾人不屑與清兵抗，又何能低頭受索耶？死，死，死，同時死！遂各自覓柴薪，造成一大座烽火臺。積中先生，正面南向，徒衆都南向，男女老幼，莫不南向。然後聽祝融氏之令，以至其節。那是同治丙寅年。這些人，真有民族的意識！

當初，歐洲的宗教革命家，許斯約翰被教廷定罪生焚。(6)多少無知無識的人，都以爲許斯犯罪！罪當死，死當生焚！一位老婦人抱了一捆薪來到許斯面前，對許斯說道：「今日你該死了！」許斯含笑答她說：「神聖的老婦人！單純的老婦人！」唉！無論中外，神聖的人多！單純的人多！否則張積中之名，何以埋沒在黃厓山上，荒煙蕪草之中！而認賊作父，賣國求榮者，反而名垂青史呢？

前有漁丈人，後有張積中；誰說中國無人？

後來洪楊失敗，曾國藩克復金陵。曾奉清廷密諭，令緝捕張積中餘黨，南聖人李晴峯先生。當時晴峯先生仍在儀徵南門外汪園湖心亭上，每日講學，並未逃避。清大臣曾國藩乃自寧約晴峯先生，往南京督署。晴峯先生至。方冠道袍，儼如世外人。見曾不拜。並力闢理學爲左道旁門奇門遁甲之術。理學實上宗易道，中經孔孟、老莊、周秦諸子，下迄周程、朱陸、王，以至太谷先生。語至酣，曾國藩乃叱退左右，與晴峯先生暢談三晝夜。先生出。其家人怡然泰然！

晴峯先生之先世，懷陽先生。來自徽州。到儀徵後，插草爲標。領有儀徵西門外許多荒山荒田，遂自成家族。

懷陽先生，明末清初人。由外鄉逃難來此。當時史可法守揚州，高杰守瓜洲，黃得功守儀徵。三將矢忠，三鎮鼎立。清兵屢戰屢北。卒以勢孤援絕，不敵而死。遂有揚州十日。

先後如出一轍。漁丈人浣紗女之風，白沙洲頭揚子江來水，有千古不斷的回聲！
黃得功全家殉難，儀徵全城殉難。與宋末苗再成之殉難，以及儀徵全城殉難，

晴峯先生，名光炘，兄弟四人。季名光燮，字調元，號敏齋。娶張氏，積中先生之胞妹。

張氏生二女二子，伯季皆女。長女適郭守曾，省吾先生，就是我的母親的母親。晴峯與敏齋，鄉里皆稱爲道學先生。家中賓朋雲集，有來自遠方者。而其教育子弟之法，不取干涉，聽其自然。我生得很晚，未能得識晴峯先生那一代人。敏齋先生之子，振業、星南先生；以及季女適王，我們幼時皆呼她作「王府四姨婆婆」。星南先生養氣的功夫最深。應用家學處世，尤能言行一致。我們幼時，很歡喜到他家裏去玩耍。那時他家已由五壩搬進城內。我們玩耍得極其自在。他那一副面貌，好像有許多樂園在內心深處。不疾不徐，悠然自得。鄰舍兒童，跳躍就之。我最記得的一件事：李府有事，不許和尚進門。有許多人，惑於迂儒謬說，不辨李氏之民族學說，以爲怪隱之徒。對於這知行合一的家庭，不知作何感想？因爲他們家中有事，和尚、道士、尼姑一大堆，來超度儒者之魂！

這一位王府四姨婆婆，是就星南先生的胞妹。一天到晚，人說她不做正事。她

的正事，就是口誦詩文。忽然間，聽她口中念道：「綠兮！衣兮！綠衣黃裳！心之憂兮！曷維其已？」少息，又歌曰：「綠兮！衣兮！綠衣黃裳！心之憂兮！曷維其亡？」「綠兮！絲兮！女所治兮！我思古人，俾無訛兮！」「絺兮！綌兮！淒其以風！我思古人，實獲我心！」詩經完了，來一段楚辭或離騷。聽她念來，真令我替屈原叫屈！有時是陶淵明，有時是李太白。隨便念來，鏗鏘動耳。我們見了她，手舞足蹈歡喜了不得！只有我那位好佛的祖母，不歡喜她。因為她窮，窮了還要來哼詩。我們孩子們，恨不得留住她，在我們家中常住。天天來聽：「南昌故郡，洪都新府。……關山難越，誰悲失路之人，萍水相逢，盡是他鄉之客！……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。……」唯她念到這兩句，她那副眉眼，早已飛去雲外，醉賞這一色的天涯。我們恨不得留住她，我的母親因為私親，不敢作主。

我的母親的父親，是郭守曾省吾先生。附貢生。

我的母親的祖父，是郭澄海慶先生。邑庠生。我的母親，常時對我們說到這一

位太公公。

我的母親的高祖，是郭兆昂。她的曾祖，是郭廷楨平叔。附監生。這一位老太爺，娶了一位阮家小姐，因而妻貴夫榮。

其選儀徵始祖郭敬，豐縣人，爲明成祖永樂初年時軍官，到儀徵衛所來任百戶的。當時儀徵衛有三百一十五個百戶，其中有外族人，如納訥察兒，王六十八，明安帖木兒，金伍開，撒里打溫，帖木兒，黃信照花，金士滿，速歌台，金鐵土，胡廝普化，五十六，阮管禿，友也先，張火兒歹，金董不及，後來都姓張。姓王姓金姓鮑，落籍在儀徵了。當時儀徵衛所，有三戶姓郭的，郭百戶是中所姓郭的，所以人稱爲中郭，至嘉靖年間，已世襲到六代：忠諒震勳及有道。

從前的中郭，住在郭家巷。現在姓郭的，大半住在城隍廟東街郭家老門樓子裏面。他們執業的田，其中民田很少，多是屯田，俗稱軍田，插草爲標時取來的。還有運田，由漕運機關得來的。

阮氏老太太，傳說是阮元雲臺太傅之妹。其實是太傅堂妹，阮鴻湘南先生之

女。太傅之祖，始入儀徵縣籍。而遷居於府城。

相傳儀徵的泮水，非常之神！最初，儀徵的泮宮，是東寺，又名資福寺。現在的資福寺，是泮宮。現在的泮池，是從前的放生池。通江入運。現在的放生池，是從前的泮池。夏溢冬枯魚兒死。有一位知縣事，姓樊名養鳳，精於風水之學。他一本奏上去，硬要孔子與釋迦牟尼易室而居。東寺的和尚不肯，後廟的秀才也反對，結果還是知縣老爺脚力大，替東方聖人與西方聖人換了廟堂。可是孔子衣冠塚，還在資福寺的西園。三佛墩，仍留大成殿後寢。據說：從前出高僧方丈的資福寺，遂變成出狀元的榜眼、探花、傳臚、舉人、秀才、博學宏詞，一班太傅的孔泮宮了。樊養鳳，恐怕是孫悟空化身，穿了補褂，帶了朝珠，拖起了紅頂花翎，腳踏了韃子靴吧！

不過儀徵的文風，向來很好！沉厚而不浮。治學在骨，而不在形聲。到底中原氣概，自崑崙餘脈蜀岡傳來，仍不少漢家豪傑。與江南之漂渺，及下河之平坦，絕不可同日而語！

因此，外縣來思飲儀徵泮池水的老少童生，非常之多！這種人，名曰冒籍的朋